

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试马江湖传 ②

江湖妖娘

上



内 容 提 要

他，一个卓然不凡，丰神秀逸的江湖少年，刚生下来就被其母点穴致残的私生子；孤独如荒原上的一匹野狼，桀傲若伶立鸡群的幼鹤。

他的魅力独特，不入酒肆，不恋勾栏，谈不上妙语如珠，说不得风流倜傥，他的独家招牌是一张写满孤独、渴求关怀的嫩脸。

他骤出江湖，在一群江湖妖娘中掀起一片弥天漫野的情风醋雨，妒海兴波，众女侠明随暗保，可惜落花有意，奈何流水无情。既同仇敌忾，同生共死；又煮豆燃萁，同室操戈。勾心斗角时，云鬓风腿，娇喝曼叱；蜜意柔情处，楚襄神女，风月无边……

为觅《艳女图》，不惜扬剑“联姻台”，亡命江湖；独闯“死亡谷”，死里逃生；挥戈“阴魂塔”，被逼成婚，……

“魔殿”有母淫荡妖冶，欲玩遍天下男人，难当羞愤；“血楼”贼父血冷情残，屠毒江湖铁汉，痛不欲生。

真可谓：海情如水斩不断，深仇若萍搅不清。

该作既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情壮志，又有“晓风残月”的凄凉悲切，是一部难得的武侠艳情佳作，执卷不读，寝食难安。

第一章 不祥之日

黑夜！

暴雨！

狂风！

有许多的丑恶与不幸就在这肆虐中滋生，把本已惊心的夜晚渲染得更为可怖。

雨水，汇成巨流，冲毁了山谷中的树木，狂风，卷起断木残枝，疯狂飞舞！一幕悲剧正在这见雨之夕上演……

“神剑崖”上，倏然传来了一阵女子的嘶叫与痛哭之声，呼呼风号，哗啦雨泣，使这哭叫之声，倍增凄厉！

那女子的声音近乎疯狂地叫道：“住手呀……平哥，你住手呀……”

轰地一声雷鸣，打断了她的嘶叫之声。闪电，划开了这漆黑的夜幕！

狂笑之声骤起，一个冷酷如九幽冥判的声音道：“姓董的小子……出手呀！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大哥，小弟不能……我与大嫂并没有……”

暴喝之声骤起……那女子嘶叫道：“平哥……你住手，我与董二叔……并没有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哈哈，没有，于雪菊……你肚子里那块肉

是哪里来的？”

狂笑，夹在轰雷声中，响了起来，与风雨之声，交织成一支恐怖骇人的交响曲……

还是那女子的声音叫道：“我……不知道呀！”

“不知道？哈哈……我杀了姓董的之后，再收拾你这个贱女人！……”

一声暴喝——恐怖刺耳的暴喝，再度响了起来……一声惨叫，划破了暴雨之夜……

轰地一阵雷鸣，这惨叫，被雷声掩饰了，那女子的叫声又起：

“江平，董和没有还手，你如此狠心杀了他……你……”

“你伤心了是不是……”一阵狂笑在这风雨交加的黑夜更令人心惊胆颤。

“江平……”

“于雪菊，你要我出手？还是，自己跳下这神剑崖？说！”

“我……做鬼也不会原谅你，江平！”

——她的叫声，听来令人毛骨悚然，江平的狂笑之声又起，喝道：“下去吧！”

砰地一声，紧接着只听哇的一声惨叫……不问可知，那女人被踢下断崖了。

暴喝之声断了，惨叫与那女子的嘶叫之声，也不复听见，唯一能听见的是雷声，雨声，风声所交织而成的恐怖而栗人的曲子……谁又能明白，这雨夜中发生的一切？

这两男一女——江平、董和与于雪菊三人何许人也？他们之间纠缠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？

雷暴、风雨之声依旧，然而；

——江平？

——董和？

——于雪菊？

.....

×× ×× ××

“武林城”它建筑在武陵山的云霞岭上，占地三里，城墙以红砖砌成，雄伟、壮观、威严；城内楼宇连环排立，巍峨的“五龙殿”，像一尊巨神，它象征了和平与安宁。它掌握了江湖的和平之匙，这里，没有屠杀，没有拚搏，更没有血腥。凡是武林人物，谁都知道，这“武林城”由当今江湖上五大门派共建，在黑白两道人物的支持下，成为武林不可侵犯的神圣之城！这里面，进驻了五大门派精选的一千名高手，这一千名高手，担负着保护江湖上的和平的责任。

八月十五。

——这是“武林城”的一个重大日子，也是“武林城”中的“联姻台”开台之时。武林城设了“联姻台”主持一切江湖婚姻大事，凡在“联姻台”成立的婚姻，任何人不得破坏，否则，“武林城”城主定会派遣门下，兴师问罪。无数无法结合的江湖男女，在“武林城”城主的主持下成婚，共偕白首，永浴爱河。江湖上青年男女，把武林城中的“联姻台”，视为月下老人，幸福之门。这一天；当选为“武林城”城主的五大门派中的一位掌门人，同样地束约天下英豪，共襄大举。这日，一群群的武林人物，涌到了这里……人群中，有男女老幼，僧尼道俗，及各霸一方的人物。

一个风度翩翩，眉清目秀身着锦衣的俊美少年，夹在人群之中，到了数名黑衣人守卫的武林城城门。

城门上，高挂一具横匾，上书三个斗大金字：

“武林城”

城门右侧，竖立了一块木牌，上写：

“《入城规则》：

一、不许在城内杀伐！

二、不许在城内寻仇！

三、不许在城内做一切不法行为！

以上三则，违者不得进城。”

锦衣少年冷冷一笑，昂首阔步，进入了“武林城”，他的冷笑，使“武林城”中，骤增了一层杀伐之气！

近午。“联姻台”前，坐满了八方英豪，锦衣少年目光过处，猝然把脚步在台前的棚外停了下来。无数的眼光，落在了锦衣少年的俊脸上，他的仪表，使少女们芳心跳跃，使武林高手赞赏！

“联姻台”建筑得美轮美奂！台上两侧书写一联：

“雄剑上铸双姓

联姻台前系三生”

联句极为通俗，但却洋溢着爱的意味。

锦衣少年猝然停下了脚步。犹豫一阵子，又举步向棚后一棵松树走了过去。——松树下，站着一个神情落寞，一脸忧郁之色的黑衣少年。他木然地站在那里，似在沉思，像在回忆……那忧愁之色，大有我见犹怜之感。

锦衣少年走到了他的身前，注视了他一眼，但见黑衣少

年动也不动！

便问道：“兄台请了！”

黑衣少年目中带着疑惑，扫视了锦衣少年一眼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兄台有事需要帮忙吗？”

黑衣少年凄然地摇了摇头，他的郁闷之色，使锦衣少年误以为有困难需要人帮忙。锦衣少年闻言，不由为之一怔，当下歉然一笑，转身进入棚中。棚外的松树之下，依旧怔怔伫立着那个黑衣少年，这时，又有两个武林高手，经过那里，同样问他需不需要帮忙？他又摇了摇头。他的笑容，是迷人的，他的神情，使任何人见了，都愿意帮助他！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更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

此时，

——离开“联姻台”开台，尚有半个时辰的时间，黑衣少年终于挪动脚步，走进了棚中。

棚中的武林高手，对于他的走入，并没有怎么注意，而是把目光全部落在“联姻台”上。

倏然一阵朗声传来，道：“城主驾到！”

声音传来，棚中之人，顿时鸦雀无声，但见今年“武林城”城主——武当派的清风道长四个僧道的簇拥之下，进入了“联姻台”。

清风道长上了“联姻台”之后，目光一扫，向台下武林高手稽了一稽首，道：“各位朋友请了！今天，又是一年一度的联姻大会，承蒙各位共襄盛举，清风谨代表其余四位掌门，向诸位致十二万分的谢意！”

台下，掌声骤起！

清风道长又道：“‘联姻台’成立了十八年，主持了数百件婚姻大事，今天尚望观礼之武林朋友，帮助清风完成此举。”

台下，又是一片掌声！

清风道长又道：“今年贫道照往例选五位证婚人，被选中的朋友，敬请上台！”

他语锋略为一顿，道：“第一位先请‘黑风堡’堡主上台！”

台下，没有人应声！

清见道长见没有人回话，脸色不由一变，道：“黑风神龙大侠在否？”

倏听人群之中一声冷笑响起，那锦衣少年倏接道：“他可能不会来了。”

锦衣少年此语一出，使在场数百名高手及清风道长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……‘黑风堡’堡主答应贫道要赶来与会。”

“他前天连同七十二位门人都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清风道长闻言，心头巨震，脸色刷地变成一片苍白，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有事去见堡主，去时，见黑风神龙及门下之人，横尸血泊，无一幸免！”

此语一出，在场武林群豪，无不为之心惊，本来心情轻松充满喜悦的武林高手，骤现紧张神色。

——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惊骇之事。

黑衣少年猛然站了起来，目光迫视在锦衣少年的脸上，陡然喝道：“你看到黑风神龙及他的门下惨死？”

他的脸上，不再呈露忧郁之色，替而代之以的是惊恐愤怒之神情！

锦衣少年冷冷道：“不错！”

黑衣少年怔立一侧，这神情使棚中群豪，为之愕然！

清风道长缓和了一下脸上神情，道：“第二位请‘七星堡’堡主上台！”

锦衣少年冷冷接道：“他连同四十个门人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清风道长心头一阵狂震，他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黑衣少年惊叫道：“阁下也看到……”

“不错，我看见了。”

清风道长喝道：“传密探部主持长老来见我！”

一个僧人应了声“是”，弹身奔去，这当儿，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慌张地进入了“联姻台”，向清风道长施一礼，道：“弟子少林派一拙，叩见城主有事禀报！”

“你是密探部主持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我正派人找你，江湖上发生了这等重大之事，你竟一无所知？”

“弟子刚刚回城，正想到‘五龙殿’禀报，城主已到‘联姻

台’……”

“到底什么事，快说！”

一拙禅师附在清风道长耳旁细语一阵。

场中一片死寂，在场之人，感到一阵窒息。一层愁云惨雾笼罩了整个“武林城”，因为“黑风”、“七星”忝为江湖二大堡，二位堡主均是雄霸一方的人物，如今连同门人惨死，这简直太让人震惊，不可思议。台下之人，听不清他们在谈什么，但清风道长听后的惊惧神情，却使在场之人寒心。不难推测，“武林城”里必将发生大事！

清风道长在一拙禅师一阵细语之后，脸色开始剧烈转变……

语毕，一拙禅师退了下去。清风道长怔怔地站在台上，不言不语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惧之色涌现在他的脸上。台下，一片死寂。

良久良久，清风道长才叹了一口气，沉声说道：“各位朋友请了，贫道要向各位报告一件十分不幸的消息，据门人传报，不但“黑风”、“七星”二大堡堡主连同门人惨死，而且距本城三里之外的“飞虎庄”庄主及三十七位门人，也已全部惨死……”

台下，又是一声惊呼，惊恐之色溢于言表！

清风道长挥了一挥手，又道：“据传报在这二大堡一大庄被人血洗的前一天晚上，同时接到了‘骷髅血帖’……”

有人叫道：“哇！那是‘骷髅神君’的标记……”

清风道长道：“不错，这正是一代魔人‘骷髅神君’的杀人标记……”

台下，惊叫声又起：

“会是他？……”

“他不是死了么？”

“他不是十八年前，被武林高手打下了魔鬼崖而死？”

“……？”

哗声四起，在场之人，谈虎色变，难道数十年前的“骷髅神君”真又复活？重又开始屠戮江湖不成？

清风道长挥了挥手，又道：“他是不是复活，这是不可预料之事，不过，要告诉各位的是，‘骷髅神君’本人或传人，可能已进入了咱们的‘武林城’！”

台下骤呈死寂！

一种死亡气氛，骤然笼罩了在场诸人心头。

清风道长又道：“贫道为什么说‘骷髅神君’或他传人已进本城？这不无道理，天险山的‘黑风堡’地灵山的‘七星堡’及龙虎山的‘飞虎庄’，直至武林城，正是一条直线，贫道判断，此人已到！”

在场诸人一想不错，“黑风”、“七星”二堡及飞虎庄到武林城，正是一条笔直的路线！

飞虎庄距武林城只有数里之遥，这位曾经轰动一时的恐怖人物，极有可能进了武林城。

但，这数百人当中，没有骷髅神君的影子，那么，谁是他的传人？

清风道长道：“我可以断定，现在出现的，必是他的传人。”

“不错，是他的传人！”

声音传来，所有人的目光，不由循声望去，但发话的人，赫然是那个黑衣少年。

清风道长脸色骤变，道：“阁下怎么会知道？”

黑衣少年淡淡一笑，在他忧愁的神情里，展露着可掬的笑容，道：“掌门人，你想不到……”

“难道你是他的传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一连串惊叫之声响起，这些武林人物全部站了起来，惊骇的目光，落在了黑衣少年的脸上，太让人意外了，那么恐怖的人物，竟会是这么一个似乎弱不禁风的少年？

锦衣少年一弹身，奔出了“联姻台”。

清风道长脸色一阵苍白，栗声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黑衣少年依旧露出那迷人的浅笑，使人看不出来，他竟是数十年前一代魔人“骷髅神君”的徒弟！

他一敛笑容，道：“难道掌门人会不知道我的来历么？”

清风道长冷冷地道：“那你是来寻仇的了？”

“不错，我是来寻仇的，二十年前，你率人把‘骷髅神君’打下了魔鬼岩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他杀人无数……”

“杀人无数？很好，请问掌门人，在你还没有遁身空门之前，你与‘骷髅神君’是什么关系？”

清风道长冷冷地道：“毫无关系！”

“很好，掌门人我再请教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认识当年一代江湖名花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‘毒芙蓉’！”

“不认识！”

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不认识！”

狂笑之声骤起，黑衣少年身形骤然弹起，疾如电光石火一般，扑向了清风道长，一掌击了过去。

黑衣少年这弹身一扑，使无数在场人物，为之惊栗，他弹身出招，迅猛如电！

清风道长一掌拂出，人已退了五尺，这当儿站在一旁的五个僧道，猝然出手，攻向了黑衣少年。

黑衣少年喝道：“你们找死么？”

双掌齐发，连劈三掌，惨叫声中，一僧一道，惨死台上。

黑衣少年身形暴起，风驰电掣地射向了清风道长，口中狂喝：

“掌门人，我要带你的首级去见我师父！”

右掌挥处，一道匝地狂飙，卷向了清风道长，出手毒辣，攻势凌厉。

台下的武林人物，被这突然之事所震撼，在极度惊惧之中，竟没有人挪动脚步。

倏地——

一声惨叫之声响起，清风道长的身子，栽了下去。

黑衣少年掌力向清风道长的颈上切下，血花溅处，清风道长的首级已抓在黑衣少年的手中。

台下之人，看得毛骨悚然，齐声惊叫。

黑衣少年一阵狂笑，目光一扫台下，道：“在场前辈请

了，不错，清风道长是在下杀了，本来，我不想请各位前辈面前杀他，可是，他否认与骷髅神君及毒芙蓉的关系之后，我终于下手杀了他！”

他冷冷一笑，又道：“清风道长在没有遁身空门之前与骷髅神君是一对师兄弟，清风道长奸污了他师弟的情人毒芙蓉，使她含羞自尽而亡，他先下手为强，在遁身空门之后，借口为江湖尽力，邀集四大门派高手在魔鬼岩，群殴骷髅神君，使我师父蒙受奇冤，实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在下替师报仇，其余四大门派如不肯见谅，江湖道上在下随时候教！”

话落，弹身向城外飞奔而去。

黑衣少年竟敢在武林城杀死了清风道长，此事的确太过令人震惊，这恐怕还要算“武林城”破题儿第一遭！

不管黑衣少年所说是否属实，自然，四大门派决不会放过黑衣少年的，毕竟清风道长是一代掌门，而且是“武林城”新任之主，即算罪该万死，在四大门派的面子上也不好看。

再说黑衣少年奔出了“武林城”，一口气奔出了两里。

——一声洪笑，破空传来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声音骤然传来，使黑衣少年猝然止步，转身望去，但见一个手扶龙拐的老人，立在当前。

那老者锐利的目光，扫了一眼黑衣少年手中清风道长的首级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好个心黑手辣的后辈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！”

黑衣少年淡淡一笑道：“前辈是……”

“四海龙君！”

黑衣少年心头一震，笑容可掬地说道：“不知前辈有何

指教？……”

黑衣少年话犹未落，四海龙君已冷冷地接道：“请问阁下，黑风神龙、七星剑尊及降魔天尊虽均是参与围杀骷髅神君之人，可这与他们门下人何干？阁下竟斩尽杀绝？”

黑衣少年霍然变色，道：“老前辈亲眼目睹在下血洗二堡一庄？”

“难道你……”

“不错，在下是下了“骷髅血帖”。你名列“三君”之一，当知下帖三日，方才下手，可是我前天下柬，正准备今晚下手，想不到我想要杀的人都被人杀死！”

“胡说！”

黑衣少年闻言，脸色大变，因为他必须把“黑风神龙”、“七星剑尊”及“降魔天尊”这三颗首级带回去，否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当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信不信在于老前辈，不管这三人及其门下是不是真的已被人杀死，我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在下告辞了。”

话落，身形一弹，急向前面飞虎庄奔了过去。

黑衣少年把清风道长的首级，用一条黑巾包好，挂在肩上，入了飞虎庄！

庄内，一片死寂。

黑衣少年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什么人在自己下了“骷髅血帖”之后，抢先杀人，嫁祸在自己头上？

黑衣少年奔入了当中一座大院，这是庄主“降魔天尊”的住宅。

黑衣少年目光过处为之色变。但见地上，横陈了数具尸体，尸体胸前赫然浮起了一记“骷髅黑掌”。

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这“骷髅黑掌”正是他师父“骷髅神君”的绝门掌法。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怔立当场，难道在他下帖之后，他师父就出手杀人？

不可能的，他师父重疾难行。他还有传人？这也是不可能的，再说清风道长虽是师父的师弟，但他不可有此等功力，难道……

黑衣少年不由大惑不解，当下咬了一咬牙，走入大厅，厅角横躺着“降魔天尊”的尸体，他的首级，竟不翼而飞。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，几乎使他站立不住。

——从衣着及手中所握的降魔杵看来，黑衣少年判断这死的是“飞虎庄”庄主“降魔天尊”。

黑衣少年感到一阵茫然，对方不但出手毒辣，杀死“降魔天尊”取去首级不算，而且还血洗飞虎庄，是谁呢？如果查不出凶手的话，自己将来难免落得杀人罪名！

想到这里，他笑了笑，倏然——

一阵低微的呻吟之声，破空传来，黑衣少年正待弹身而出，冷不防一道掌力，当胸迫了过来。

这一道掌力，从门口扫了进来，使黑衣少年把迈出的脚步收了回来。

目光转处，但见门口伫立了三个老人，当中之人赫然是“四海龙君”。

黑衣少年脸色一变，本能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三位想必是为

在下而来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四海龙君”晒然一笑，道：“阁下何必装模作样，杀了降魔天尊，血洗飞虎庄，取走了《艳女图》，难道你以为天下武林会不知道么？”

黑衣少年惊叫道：“你说什么……《艳女图》？”

“不错，六幅《艳女图》中的一幅！”

黑衣少年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愣之下，立即恢复自然，面上带着可掬的笑容，道：“请问三位，《艳女图》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阁下是故意装蒜，还是真的不懂？”

“就算真的不懂吧！”

四海龙君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谁不知道黑风神龙、七星剑尊及降魔天尊均持有《艳女图》，可是在他们死后，这三份《艳女图》均被阁下所取……”

“请问老前辈这《艳女图》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少女的画像！”

“每一幅都一样？”

“每一幅画中少女，都不一样，但六幅之中，只有一幅是真的……”

“有什么惊人之处？”

“武林奇珍！”

黑衣少年乍然明白过来，现在事情已摆在眼前，下手之人必是为了《艳女图》。

现在，他不但落了个杀人罪名，而且还落得谋宝害命，